

「清代學術概論」讀感

王逸祥

「吾著此書之宗旨，大略如是：而吾對於我國學術界之前途，實抱非常樂觀。蓋吾稽諸歷史，徵諸時勢，按諸我國民性，而信其於最近之將來，必能演出數種潮流，各為充量之發展。吾祝吾觀察之不謬，而希望之不虛也。」

這是清末民初大學者梁啟超，在他所著「清代學術概論」一書中所說的話。據卷首自序言，梁氏著此書之動機有二：其一，胡適以晚清「今文學運動」，於思想界影響至大，而梁氏乃躬與其役者，因勸其宜有以紀之。其二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，索序於梁氏，梁氏以為不如取國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，更足以益其善美，且可以由此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，爰與約作此文代序，既而下筆不能自休，竟成數萬言，篇幅幾與原書埒，因不得不對將著宣告獨立。是有以此書之成。

清代學術超越前古，以復古為解放。始則摺棄明學，而上溯兩宋；繼則摺棄宋學，而上溯兩漢；終則欲摺棄漢學，而上溯先秦，接踵齊魯諸子。先有顧炎武、胡渭、閻若璩，開清學之宗河，倡通經致用說於前；次則惠棟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孫父子等創考證一派，成為此後清學二百

年之主流。此在書中，梁氏固有極精當詳盡之論敘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，僅就梁氏於書末所期許於後學者，略抒個人感想，亦姑為景仰前賢，追思風教之藉。

有清學者，鑒於明亡之痛，恨空談誤國，以實事求是為學鵠，其成就猶歐洲之文藝復興時代。是以梁氏在書成之後，即以極莊重嚴肅的口吻，說出文前所引之語，信於不久之將來，我國學界必能波瀾壯闊的演出數種潮流，為二百餘年來之清學結出豐盛果實。為什麼呢？蓋「其興也，漸而非頓耳！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，至今日而葱葱鬱鬱，有方春之氣焉。」（註一）然則梁氏所預期可見之數種潮流為何？茲分錄於後：

其一、自經清代考證學派二百餘年之訓練，成為一種遺傳，我國學子之頭腦，漸趨於冷靜縝密。此種性質，實為科學成立之根本要素。我國對於「形」的科學（數理的），淵源本遠，根底本厚；對於「質」的科學（物理的），因機緣未熟，暫不發展。今後歐美科學，日日輸入，我國國民，用其遺傳上極優粹之科學頭腦，憑藉此種豐富之資料，萃精研究，將來必可成為全世界第一等之「科學國民」。

其二、佛教哲學，本為我先民最珍貴之一遺產。特因發達太過，未流滋弊，故清代學者，對於彼而生劇烈之反動。及清學發達太過，未流亦弊，則選元的反動又起焉。適值全世界學風亦同有此等傾向，物質及文明爛熟，而「精神上之飢餓」益不勝其苦痛。佛教哲學，蓋應於此時代要求之一良藥也。我國民性，對於此種學問，本有特長，前此所以能發達者在此；今後此種特性必將復活。雖然隋唐之佛教，非復印度之佛教；而今後復活之佛教，亦必非復隋唐之佛教，質言之，則「佛教上之宗教改革」而已。

其三、所謂「經世致用」之一學派，其根本觀念，傳自孔孟。歷代多倡道之，而清代之啓蒙派晚出派，益擴張其範圍。此派所揭舉之旗幟，謂學問所當講求者，在改良社會，增其幸福，其通行語，所謂「國計民生」者是也。故其論點，不期而趨集於生計問題。而我國人對於生計問題之見地，自先秦諸大哲，其理想皆近於今世所謂「社會主義」。二千年來生計社會之組織，亦蒙此種理想之賜，頗稱均平健實。今此問題為全世界人類之公共問題，各國學者之頭腦，皆為所惱。我國之生計社會，實為將來新學說最好之試驗

場；而我國學者對此問題，實有最大之發言權；且尤當自覺醒悟其對此問題應負最大之任務。

其四、我國文學美術，根底極深厚，氣象皆雄偉；特以其為平原文明所產育，故變化較少。

然其中徐徐進化之跡，歷然可尋；且每與外來之宗派接觸，恆能吸收以自廣。清代第一流人物，精力不用諸此方面，故一時若甚衰落；然反動之徵以見，今後西洋之文學美術，行將盡量輸入；我國民於最近之將來，必有多數之天才家出焉；採納之而傳益之己之遺產，創成新派，與其他之學術相聯絡呼應，為趣味極豐富之民衆的文化運動。

其五、社會日複雜，應治之學日多，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；而固有之遺產，又不可蔑棄。則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，用最新的科學方法，將舊學分科整治，攝粹存真，續清儒未竟之緒，而益加以精嚴；使後之學者，既節省精力，而亦不墜其先業；世界人之治「中華國學」者，亦得有藉焉。（註二）

人類的智慧與成就，乃後人承襲前人，歷代累積而成。顧中華文化所以淵源悠遠，博大精深者，其進展早而歷史久，實亦其大原。梁氏所說這五大潮流，必能在不久的將來，各為充量之發展，以我國學術史之流變觀之，不僅應有此趨向，而且是必然的結果。

清學最大的成就：不在考證的整理，而在輕主觀，重客觀，賤演繹，尊歸納，治學之正軌存焉，其後又能為大膽的懷疑，開創作之先驅。往後學界，承此精神，不徒有門徑可循，且更將因

此開花結果，衍出璀璨前途；其實不然，自梁著此書至今，已五十餘年矣，在這段不為短的期間內，任何學術思潮的孕育以至形成，已算很足夠的了，但很可嘆，自新文化運動對固有理論作大規模破壞後，不僅遲遲未能完成新建設，抑且我國學界尚未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，仍一直落人一步，或拾人口徑。

追思前代學風，俯顧來學依循，愧乎？痛耶？其能無感於承繼間！

我國以農立國，民風淳厚，學者於國計民生，素重實用價值。因此，在數千年前，即有相當完善的社會學說，今以之放諸四海，有其不可抹煞的權威地位在。然而我國社會學者，往往不能參審已說，用為今後國計民生上之考證，卻以習俗迴避我國的西洋社會學說、制度，絲毫不改的移植我國。今日社會，各種怪現象，是否與此有關？梁氏所謂：「我國學者對此，實有最大發言權」，而今學者，不但對固有學說，未盡整理發揚之責，同時更以他人學說為指歸，恐殊非梁氏當初所能預料，為學原在含英咀華，發為世用，本不該過份作派別批評，或一味拘迷一隅之見，不然則失為學意義。古來一舊學說之流弊有之，一新學說之見事功亦有之，但不能因此而全予擯棄或採用，因噎廢食，或捨本逐末，終非長久善道，便何況先賢已為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典籍資料。何去何從？這並不是一條漫漫長路，只在我們學者對本身責任的如何看法與體認而已。

「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」之舊觀念，在我國人心上因襲已久。是以對於自然界物象研究，素

乏趣味，同時也易為人目為荒誕不經，傷風敗俗；科學上之發明，固何代無之，然皆帶秘密性質，不是不能光大，就是不旋踵而絕。此實我國科學思想隱伏數千年，而於近代始得解放的最大原因。而梁氏乃謂：以我國國民遺傳上極優粹之科學頭腦，將來必可成爲世界第一等之科學國民。此言證諸今日，誠然不虛；炎黃子孫超人之智慧，早已在科學研究上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有著非常輝煌的成果。可是同樣地，有關方面遲遲未能對此予以灌輸，建立屬於自己的中華科學，今天許多這一方面的學者，往往是楚材晉用，依人作嫁，亦將何以言五十年來之科學發展哉。

談到文學美術，也許由於西方神奇的自然科技，引起連鎖自卑，幾十年來，我們的文學美術，竟然也一切以西方為尚。人家談海明威、莫泊桑，我們也趕緊跟人家談海明威、莫泊桑；人家正在流行普普藝術，也趕緊跟人家學普普藝術。絲毫無屬於自己的文學藝術，完全一付追逐人後模樣；甚至近來有人說，要提高我國文學水準，最好以人人會看蟹形文字為宜。難道我國在數千年前，就已燦爛輝煌的文學藝術，果真還不如人家根底深厚，氣象雄偉嗎？遑論採納歐西文學美術而傳益己之遺產以創新派矣。如何能有趣味極豐富之民衆文化運動呢？早已不可期自己的文學藝術，能在外來的文學藝術中共佔一席之地，可嘆亦復可悲。

續清儒未竟之緒，將國學分科整治，攝粹存精，顧時至今日，所成就者若何？學者自思，實不難想見。而物質文明高度進展，所產生劇烈衝

擊後的精神不平衡，吾人所應盡的任務，是否適時達成？只是在尚未清楚自己這些可寶貴的哲理，究竟為何時，差一點沒被歐西熱浪沖昏了頭而已。

綜觀梁氏預期的這學界五大潮流，吾人不能不感到慚愧。歐洲文藝復興之後，為他們本身展現無限生機，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成就；清學二百年的發展，猶如歐洲文藝復興時代，而吾人接其後，除新文化運動有過一線曙光，但也是破壞倍於建設，至今學術史上，尚賦空白，還不能上承先遺，下啓來學，對於先民如此厚大的餽遺，除了感謝，應作何感想呢？

自從文化復興運動展開至今，已有數年時間，全國學界因此充滿蓬勃朝氣，正是吾人開創新機的時候。前代學風與學者人格，令人矜式，在吸收外來文化以外，萬不可妄自菲薄，隨便蕩棄遺產。一方面重視他人之長，一方面為自己原有的，努力去做整理改進與發揚的工作。那麼，正如梁氏所說的這五大潮流一樣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國學界，必有極燦爛莊嚴之前途。

註一：見商務版清代學術概論自序頁一行八。
註二：見全書頁一百十行六。



朱芾煌著

法相辭典

精裝二大冊 每部售價六百元

著者握一切學，志乎佛，專法相之學廿年，取釋經必需之重要名句顯易了解者，集為法相辭典，歷時二年有半，凡二百六十餘萬言，為研究佛學不可或缺之最佳工具書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
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